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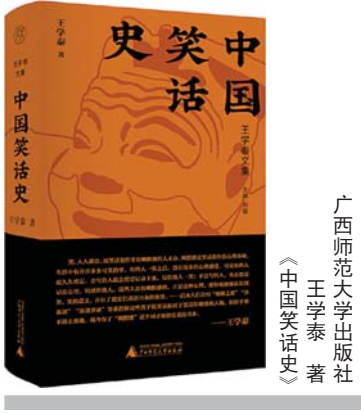
笑话在“生长”

□范虎

笑话已经是生活中习以为常的一种文本。近些年,相声、小品、脱口秀等以搞笑为手段的演出形式也大有方兴未艾之势,并且已经突破了文字的界限,从肢体、动作、图像等方面开始“全面发展”。在新媒体时代,容易给我们造成笑话是理所当然就存在的错觉。但是王学泰先生的《中国笑话史》告诉我们,笑话并非自古就有,也并非一成不变,它们也是在慢慢“生长”的。

人们对于笑的认识,并不一定是因为快乐开始,有可能是从否定或批判的角度出发,比如《孟子》中的“五十笑百步”式的讥笑。笑话在不同的思维中有不同的含义,有对自我的肯定,也有对外界的幸灾乐祸;有对他人委婉的规劝,也有对旁人的恶意攻击。这些内在逻辑都会引起不同的笑料,因而也就造成了笑话的普遍性。在不同的时代背景下,会形成那个时代特有的笑料,一旦脱离了当时的语境,读者也很难从那些干瘪的文字中发现令人捧腹的“包袱”。王学泰先生在《中国笑话史》中,为读者一步步抽丝剥茧,揭示了笑话背后的文化和社会脉络。

“笑话”这个词儿虽然最早见于宋代,但保留至今的许多上古文献中不难发现笑话的影子。《周易》《诗经》中的许多叙事,特别是描述各地风俗的段落,就具有让人会心一笑的功能,原来古人的生活也如此有趣。但在当时,笑话并非作为一种单独的文



本被记录,而是零散地堆积在不同的著作中。商周、秦汉时期的许多先哲,为了推销自己的学术主张,往往会用许多笑话来让人们增进理解。后人也从不同的典籍中,通过笑话来为先哲画像,孔子其实也是幽默风趣的,孟子有时候有点咄咄逼人,荀子让人觉得冷峻而深刻,墨子的幽默充满思辨,庄子在处江湖之远的同时又在骨子里刻上了讽刺的印记。韩非子也是一个笑话高手,并且他的笑话最多,但是他的笑话又让人感到十分阴冷。所以,笑话虽然是一种表达,但其实也是反映了创作者和传播者的价值取向与人格特征。因此,笑话也就不单单是几行简单的文字了,其背后是一段段历史,是一个个鲜活的生命。

笑话在时间的长河中逐渐“生长”,最终拥有了自己的专属文本。随着时代的发展,人性也在逐渐觉醒,因此也有了笑话创作的自觉,同时也

形成了专门记载笑话的集子。魏晋南北朝的那些文人,逐渐在寻找适合自己的艺术形式中形成了一大批笑话。最早的笑话集是《通志·艺文略》中的《笑林》三卷。人们对于笑话的主动追求,是现实的苦难和人生价值自我实现的结果,在案牍之劳和求仙之缈中,人们选择了追求身心的短暂愉悦,因此陶渊明会“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那么选择讲几个笑话,便是再正常不过的了。但是魏晋之际,文人们用笑话愉悦自己的同时,也开展了大量的抨击和嘲弄。他们将自己的许多意见包装上笑话的外衣,肆无忌惮地表达,难掩他们心中的不平。刘义庆编辑的《世说新语》是笑话的集大成之作,在阅读那些或机智,或隽永,或滑稽的故事的时候,仿佛也能看到那个时代的文士精神风貌,他们正穿越时间的鸿沟,与我们进行一场心灵的对话。

笑话绝不是孤立存在的,它必然与时代精神息息相关,时代在不断发展,笑话也就会不断“生长”。因此王学泰先生在《中国笑话史》中,并没有单纯讲笑话之如何,还用简单的文字让我们对每个时代的精神状态进行了回顾和体会。同时,他还毫不余力地对笑话进行了理论上的阐释,看似多余的表述恰是讨论笑话发展历史不可或缺的部分。

因为失去了历史的大背景,笑话就变得毫无意义。我也相信,这本《中国笑话史》并未写完,笑话还在不断演变,因为历史的车轮一直在走向未来。

(作者为四川省作家协会会员)

一个人的山海辽阔

□李佩红

“笔墨是从一个人的胸襟出来的,胸襟小,笔墨就小。”(评论家谢有顺)大散文如巨幅长卷,不但要有大胸襟、大气象,同时考验创作者的谋篇布局的架构能力,人格品性的高低,知识储备的多寡,对生活体验的深浅,对生命意义与价值的终极思考的远近,行走空间的宽狭,而且非常耗神、耗力、耗气血。如果画家终其一生没有创作出一幅大画,小说家没有写出一部长篇,散文家没有一篇宏阔文章,其立世的价值注定会大打折扣。所以,很佩服王川,《灵岛之约》这部散文集收录的20篇作品,几乎篇篇都是行走中的锦绣长卷。文集中的每一篇散文都能感知王川的大,如山巅上的风云,意境广阔、意蕴深远、吐纳自由、散而不乱,既立足现实生活的具体细节,又善于剥开迷雾重重的历史文化现象,将思想的钢针扎入其中,探究地域之上、迷雾之下的古今之变和人文生态的本源,那种来自身心的巨大魄力和载力,层层叠叠、千回百转,像一个个重磅烟花,在我眼前一次次炸裂,带来深深的震撼。我读他的散文,准确说,是被吊在他的文字“威亚”上,天上、人间、神话、传说、梦境、历史、现实、事件、人物、风景、村庄、岛屿、山川、河流,来回纵横穿梭,在江河湖海、高山阔水、芒芒草木中伫立、徘徊、思索,甘心在他营造的精神境界和思想空间里荡来荡去,获得前所未有的自由体验。“这种对现世存在的恍惚,好像一片远古的时光里沉沉浮浮,全然忘记了前生今世。”(《崂山册页》)“战争的噪音沉入历史的岩层,再长的弧形凹崖也‘刻录’不了杀声震天的回音。自然之中只有生灭与覆



盖……这类帝王将相和神仙名士在民间拥有的特权制造的虚假光环,在这片过于古老的土地上比比皆是。而芸芸众生连一条沟渠都进入不了,更何谈江河。”(《先别与启程》)这种有穿透力的文字是这部散文集的叙述风格,它像箭矢瞬间刺穿人心,逼迫读者走出困境,迎着光,重新审视、定位自我,以获得新的力量与勇气。

木心曾说,“五四以来,许多文学作品之所以不成熟,原因是作者的‘人’没有成熟。”人成熟了文字才成熟。就是说每一篇成熟的文章后面都立着一个人,这个人必须是真性情的、怀有一颗赤子之心的、灵魂干净的、真实而有温度的个体,血肉充盈、骨骼健旺。他拥有自己对世界的观察、思考、迷茫、无奈乃至愤懑——这一切又必须建立在真实的个人独特感受的基础上。他的文字绝非资料的堆砌和无病呻吟或充斥着过度不合时宜的抒情、议论。所以,某种程度上讲,散文与年龄有一定的关联性。进入中年的王川行走远达天涯海角,人生经历丰富,更兼博览群书,《灵岛之

约》中的每一篇散文都彰显着他的孤傲个性和深刻哲思。与他的名字丝丝相扣,字里行间能清晰地听到时间奔腾不息,一泻千里浩荡而去,贯穿过去、现在和未来,穿透身体和万物的声响,他也是一位衣襟飘逸、立于川上,感叹“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的人。

“岛屿便以最弱的身份对抗着最有力的击打、强暴,用沉默忍受着铺天盖而降的野蛮。但它们可以被吞没,却不会被击碎。”这段话会让你联想到的,当然是硬汉海明威“人可以被毁灭,但不能被打败”这句名言。“我无法目睹和倾听被时间带走的光影和声音,但我可以目睹今天的‘人间天堂’正以几何倍数增加和复制,远远超过以前的体量、数量和亮度。宾馆、酒店、歌厅、酒吧、洗浴中心、商业中心、豪华居所……将众生的喧哗抬升到一个无以复加的高度,将声光电交织的号叫、喧嚣、奢侈、妖媚、绚丽、冷漠、空洞装饰成一个世界最为广阔的背景,让他们的灵魂一再抽空,在现世的享乐里雕琢一具具僵硬的躯体,塑造一个个备受物质压迫的紧张、颤悸的灵魂……而同时,一个更为巨大的躯体正在被侵蚀,需要向伤口与残肢供应更多的精血,它的喘息在我耳边越来越急促,让我意识到,随时可能发生的巨大坍塌仅仅需要一次喘息的停滞。”这段话会让你想到一个人如一粒投入搅拌机中的沙,在喧哗的快速搅动中身不由己、茫然失措。在这部散文集中,读者还能轻而易举地读到作家对天地万物的敬畏、对普通劳动者的尊敬、对世俗怀着佛性悲悯心的句子,充满了生的彻悟与在的感动。

(作者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动物不撒谎

□禾刀

动物是人类的朋友。《驴子医生和它的朋友们:动物如何疗愈人类》一书中,德国弗赖堡动物辅助心理治疗研究所的两位心理学家旁征博引,通过大量案例和研究成果,探讨了驴子、猫、狗、绵羊、鸡、牛和迷你猪等多种宠物在与人类交流过程中给人类以精神的疗愈。为此,两位作者详细介绍了“动物辅助治疗”的发展历程与应用前景,并展示了这种疗法对抑郁症、孤独症及多动症等疾病的疗愈效果。

以色列历史学家尤瓦尔在《人类简史》一书中曾抛出一个惊世骇俗的观点:人类在驯化植物的同时,其实也会被植物所驯化。尤瓦尔这里所说的“反向驯化”,主要是指植物对人类膳食结构的影响,从而深刻改变人类的生活习性,乃至基因。

其实,人类被“反向驯化”的何止植物,实际上还有动物,特别是我们喜闻乐见的宠物。众所周知,在远古时代,人类与大自然界中的动物并无二致,居无定所,饥一顿饱一顿,时常还会遭受其他猛兽的侵袭。时至今日,“人类仍然有着在大自然中与动物一起生活的能力。人类的这种‘遗产’有一个名字:‘亲生物性’”。

“亲生物性”与人类的进化息息相关,或者可以认为基因早就“注定”。在本书的两位作者看来,正是因为“基因”与生俱来的特质,所以“通过与动物的互动,儿童可以模拟过程和角色,体验各种情感。他们拥抱动物,表扬它们,甚至有时责备它们。与动物互动让儿童反思自己的关系经验,他们在动物身上找到内在和外面的投射”。换言之,宠物“可以帮助儿童平复情绪”,儿童在与宠物共处过程中,逐渐学会了共情能力。

作者认为,人类饲养宠物的精神追求转向绝非偶然,“作为人类不说话的朋友,动物能直接、即时地表达它们的情感,无偏见、无条件地给出它们的爱,不求回报;人类的身心可以在与动物的相处中得到疗愈,重新快乐起来”。也就是说,动物不会撒谎,不在乎人类外貌美丑,不在乎老幼病残,更不会歧视,它们的陪伴没有絮絮叨叨,无怨无悔,从不奢求回报。

反窥人类的现实生活,哪怕是最亲近的人,也不可能始终保持足够的耐心,倾听我们内心的苦闷与积郁。动物与人类的最大不同在于,它们的“行为独立于社会和文化范畴,所以它们的行为是真实的,孩子们可以体验到关心、理解、感悟和安全感。体验被需要、被喜欢和被接纳”。动物的这种朦胧尊重感,令“孩子们会感到自己被赋予了力量,并对自己的能力和才能产生了信心”。动物的无偏见与无条件只是它们的本性,而这种纯粹的本性恰恰是人际交往中最为缺乏的特质。

两位作者列举了宠物可能有疗愈效果的一些疾病,包括抑郁、痴呆、多动症、孤独症以及其他一些心理创伤,宠物甚至对减轻恐惧、降低血压也有大裨益。除了疗愈心理创伤,作者还指出,“与宠物一起长大的儿童比那些没有宠物的同龄人拥有更强大的免疫系统”。

当然,任何事物都可能存在利弊两端,宠物同样如此。狗是人类忠实的朋友,但如果缺乏有效疫苗种植,狂犬病的高风险依然令人倍感惊悚。另一方面,宠物会自带一些细菌或寄生虫,也可能给亲近它们的人带来致病风险。但相较于宠物给人类带来的益处,这些风险或许不值一提,通过现有医疗技术也可以避免。

虽然两位作者对宠物的疗愈作用不吝溢美之词,但依然理性地指出,没有什么动物是万能和完美的。“就像人一样,每只动物都有权利某一天感觉不好,某一天没有治愈作用。我们不能期望一种生物在所有方面都能像我们所期望的那样工作。我们应该接受动物所提供给我们的一切。”也就是说,作为给人类提供情绪价值的动物,人类同样有必要尊重动物的情绪起落,真正把动物视为自己生活中的朋友。

(作者为书评人,武汉道桥公司员工)